

# 农庄豪赌,来的都是奔驰宝马

## 南京摧毁 74 人特大赌博团伙;赌档出手阔绰,站岗的一晚都发 400

乘坐宝马、奔驰从苏北、苏南、皖南等地赶来的赌徒们,汇聚南京铁心桥一处小山上的农户家中,开坛论“赌”。但就在他们玩得正起劲时,50 余名南京市公安局水警支队民警从天而降,74 名赌徒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,全部落网,警方当场缴获赌资 20 余万元。

据悉,这是今年以来南京警方查处的最大赌博团伙,而这个团伙组织之严密,更是让人触目惊心。

快报记者 田雪亭

### 乡村豪宅 围墙架梯做“后门”

8月15日,夜里11点钟,南京铁心桥一处小山的半山腰,一栋三层高的豪华农户楼房中,人头攒动。在不远处的大门口和一公里之外的路口,几名身着深黑色运动衫的男子,鬼鬼祟祟,紧紧地盯着路口。

此时,南京市公安局水上分局治安大队的突击队民警已经绕过他们,一点一点靠近农户的院子。

自从前几天接到群众举报后,办案民警便开始了没日没夜地走访调查。这处农户的豪宅,院子极大,除了一栋三层高的主楼,院子里还有两栋辅楼,还有两排带顶棚的车库。此时的车库中,车子已经满满当当,宝马、奔驰轿车格外显眼,也在向外界显示着来者的身份。

11点30分,随着指挥员的一声令下,先头部队的10

名突击队员从房屋附近径直向院子冲刺。此时,守在大门口的人看到了突然出现的民警,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,已经被民警死死卡住了脖子。

大门被拿下后,两名民警迅速冲向左后方,将赌徒事先设置在围墙上的竹梯运走,将他们的逃亡之路彻底切断。另外两名民警,则很快冲到左侧,守住了一个小门。

“冲!”指挥员的命令一下,突击队员一脚将主楼一楼大门踹开,里面,四五桌人对着桌面上的“牌九”,正热火朝天地押注。随后,四十多名增援民警迅速来到了院子,准备最后的反击。

一切来得太突然了!众多赌徒已经来不及拿走自己赚的钱,束手就擒。

经简单清点,警方当场抓获赌徒74人,当场缴获赌资20余万元。



### 组织严密 “放哨”一晚挣 400 元

一下子抓了74名赌徒,这个庞大的数字也让民警吃惊不已。按照原计划,民警以为最多也就四五十名赌徒。而更让民警感到震惊的是,在数字庞大的背后,是这个赌博团伙的严密组织结构。

据办案民警介绍,这个赌博团伙组织结构呈金字塔状,主要有五部分组成。从上到下,依次是档主(即大老板)、找档员、抽头、门岗、驾驶员。找档员,负责选定赌博地点,并负责安排门岗执勤的位置和安保工作的指挥协调。抽头是档主最信任的人,他负责在赌场内巡逻,从各个赌桌上收取“手续费”,收多收少,抽头说了算。此外,门岗的设置也

很复杂,种类很多。一般是由外岗、内岗、内岗等组成,外岗是最外面的一层保卫力量,主要守护在各个进来的路口;门岗是守候在赌场大门口的;此外,还有内岗。内岗主要是巡视、维持秩序,做的是“内卫”。据悉,这些工作人员全部配备手机等通讯设备。除了这些,驾驶员也非常重要。因为按照赌档的规矩,赌场选定后,为避免出现意外,来赌博的人一律不使用自己的交通工具,这些驾驶员分头驾驶宝马、奔驰等豪车逐一接送。

据档主介绍,因为赌场的生意一般都不错,所以大多数档主也比较大方,对于门岗人员,原则上都是按照每晚400元钱支付,当日领取。而驾驶员则还要高一点,按照趟数和远近,好的时候,驾驶员跑一趟就能赚个千把元。

此外,在赌场中还有一类特殊的人群,他们带着大量资金,在现场“放波”(即放高利贷),一般每波是1万元,按照每天400元的利息收取,不少赌徒一旦“拿波”(接受高利贷),便开始走上不归路,这个“波”,将会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。

### 觉得风水好,苏皖赌徒齐聚南京

“怪不得有这么多人,原来是在搞会战啊!”通过进一步审查,民警吃惊地发现,这74名赌徒中,一大半都是苏北和苏南、皖南等地的赌徒,他们在当地都是响当当的人物,感觉当地赌得不过瘾,便想借机来到南京试试水深火浅。南京的某些赌场档主听说后,异常开心,提出可以在南京进行一场小型的会战,“练练兵”。

之后,找档员开始马不停蹄地到处寻找好的地方,几天后,他便发现了隐藏在半山腰的这处豪宅。档主前来查看后,确定地点就选在这里。

考虑到是外地的档主,南京的档主特别批准,外地档主的私家车可以直接开到赌场,其他人员都必须乘坐南京的车子,一起来到赌场报到。

事发当晚8点多钟,众多外地档主纷纷驶进赌场,将车子停稳后,贴身“保镖”赶紧将两只大铁皮箱子拎进了赌场。之后,档主将铁皮箱子大开,乖乖,里面全是摆得整整齐齐的人民币。

苏州人刘强就是其中

一名赌徒。他于前几年去苏北做生意,很快便在生意场上结识了一帮赌徒,没事的时候,他们便一起找个地方玩一把,借机谈谈生意。这次几个朋友到南京来“会战”,把他也给拖来了。碍于朋友面子,原本要到外地出差的刘强还是驾车赶了过来。

对于南京赌徒提供的这个“场子”,外地来的这些朋友都纷纷称赞,一番“视察”后,大家认为该处场子风水极好,可以好好拼一下功夫了。

周岗清楚地记得,刚入行时,人家都对他特别客气,周总长周总短。但两年后的今天,他却清楚地听到,就连服务生都趾高气昂地喊着他的名字,还有“周肿”的称呼。一次他感到不解,问为什么不喊他“周肿”,那个服务生大声跟他说,“就是打肿脸的‘肿’,懂了吗!”

周岗清楚地记得,刚入行时,人家都对他特别客气,周总长周总短。但两年后的今天,他却清楚地听到,就连服务生都趾高气昂地喊着他的名字,还有“周肿”的称呼。一次他感到不解,问为什么不喊他“周肿”,那个服务生大声跟他说,“就是打肿脸的‘肿’,懂了吗!”

周岗清楚地记得,刚入行时,人家都对他特别客气,周总长周总短。但两年后的今天,他却清楚地听到,就连服务生都趾高气昂地喊着他的名字,还有“周肿”的称呼。一次他感到不解,问为什么不喊他“周肿”,那个服务生大声跟他说,“就是打肿脸的‘肿’,懂了吗!”

周岗清楚地记得,刚入行时,人家都对他特别客气,周总长周总短。但两年后的今天,他却清楚地听到,就连服务生都趾高气昂地喊着他的名字,还有“周肿”的称呼。一次他感到不解,问为什么不喊他“周肿”,那个服务生大声跟他说,“就是打肿脸的‘肿’,懂了吗!”

周岗清楚地记得,刚入行时,人家都对他特别客气,周总长周总短。但两年后的今天,他却清楚地听到,就连服务生都趾高气昂地喊着他的名字,还有“周肿”的称呼。一次他感到不解,问为什么不喊他“周肿”,那个服务生大声跟他说,“就是打肿脸的‘肿’,懂了吗!”

周岗清楚地记得,刚入行时,人家都对他特别客气,周总长周总短。但两年后的今天,他却清楚地听到,就连服务生都趾高气昂地喊着他的名字,还有“周肿”的称呼。一次他感到不解,问为什么不喊他“周肿”,那个服务生大声跟他说,“就是打肿脸的‘肿’,懂了吗!”

周岗清楚地记得,刚入行时,人家都对他特别客气,周总长周总短。但两年后的今天,他却清楚地听到,就连服务生都趾高气昂地喊着他的名字,还有“周肿”的称呼。一次他感到不解,问为什么不喊他“周肿”,那个服务生大声跟他说,“就是打肿脸的‘肿’,懂了吗!”

周岗清楚地记得,刚入行时,人家都对他特别客气,周总长周总短。但两年后的今天,他却清楚地听到,就连服务生都趾高气昂地喊着他的名字,还有“周肿”的称呼。一次他感到不解,问为什么不喊他“周肿”,那个服务生大声跟他说,“就是打肿脸的‘肿’,懂了吗!”

周岗清楚地记得,刚入行时,人家都对他特别客气,周总长周总短。但两年后的今天,他却清楚地听到,就连服务生都趾高气昂地喊着他的名字,还有“周肿”的称呼。一次他感到不解,问为什么不喊他“周肿”,那个服务生大声跟他说,“就是打肿脸的‘肿’,懂了吗!”

周岗清楚地记得,刚入行时,人家都对他特别客气,周总长周总短。但两年后的今天,他却清楚地听到,就连服务生都趾高气昂地喊着他的名字,还有“周肿”的称呼。一次他感到不解,问为什么不喊他“周肿”,那个服务生大声跟他说,“就是打肿脸的‘肿’,懂了吗!”

周岗清楚地记得,刚入行时,人家都对他特别客气,周总长周总短。但两年后的今天,他却清楚地听到,就连服务生都趾高气昂地喊着他的名字,还有“周肿”的称呼。一次他感到不解,问为什么不喊他“周肿”,那个服务生大声跟他说,“就是打肿脸的‘肿’,懂了吗!”

周岗清楚地记得,刚入行时,人家都对他特别客气,周总长周总短。但两年后的今天,他却清楚地听到,就连服务生都趾高气昂地喊着他的名字,还有“周肿”的称呼。一次他感到不解,问为什么不喊他“周肿”,那个服务生大声跟他说,“就是打肿脸的‘肿’,懂了吗!”

周岗清楚地记得,刚入行时,人家都对他特别客气,周总长周总短。但两年后的今天,他却清楚地听到,就连服务生都趾高气昂地喊着他的名字,还有“周肿”的称呼。一次他感到不解,问为什么不喊他“周肿”,那个服务生大声跟他说,“就是打肿脸的‘肿’,懂了吗!”

周岗清楚地记得,刚入行时,人家都对他特别客气,周总长周总短。但两年后的今天,他却清楚地听到,就连服务生都趾高气昂地喊着他的名字,还有“周肿”的称呼。一次他感到不解,问为什么不喊他“周肿”,那个服务生大声跟他说,“就是打肿脸的‘肿’,懂了吗!”

周岗清楚地记得,刚入行时,人家都对他特别客气,周总长周总短。但两年后的今天,他却清楚地听到,就连服务生都趾高气昂地喊着他的名字,还有“周肿”的称呼。一次他感到不解,问为什么不喊他“周肿”,那个服务生大声跟他说,“就是打肿脸的‘肿’,懂了吗!”

周岗清楚地记得,刚入行时,人家都对他特别客气,周总长周总短。但两年后的今天,他却清楚地听到,就连服务生都趾高气昂地喊着他的名字,还有“周肿”的称呼。一次他感到不解,问为什么不喊他“周肿”,那个服务生大声跟他说,“就是打肿脸的‘肿’,懂了吗!”

周岗清楚地记得,刚入行时,人家都对他特别客气,周总长周总短。但两年后的今天,他却清楚地听到,就连服务生都趾高气昂地喊着他的名字,还有“周肿”的称呼。一次他感到不解,问为什么不喊他“周肿”,那个服务生大声跟他说,“就是打肿脸的‘肿’,懂了吗!”

周岗清楚地记得,刚入行时,人家都对他特别客气,周总长周总短。但两年后的今天,他却清楚地听到,就连服务生都趾高气昂地喊着他的名字,还有“周肿”的称呼。一次他感到不解,问为什么不喊他“周肿”,那个服务生大声跟他说,“就是打肿脸的‘肿’,懂了吗!”

周岗清楚地记得,刚入行时,人家都对他特别客气,周总长周总短。但两年后的今天,他却清楚地听到,就连服务生都趾高气昂地喊着他的名字,还有“周肿”的称呼。一次他感到不解,问为什么不喊他“周肿”,那个服务生大声跟他说,“就是打肿脸的‘肿’,懂了吗!”

周岗清楚地记得,刚入行时,人家都对他特别客气,周总长周总短。但两年后的今天,他却清楚地听到,就连服务生都趾高气昂地喊着他的名字,还有“周肿”的称呼。一次他感到不解,问为什么不喊他“周肿”,那个服务生大声跟他说,“就是打肿脸的‘肿’,懂了吗!”

周岗清楚地记得,刚入行时,人家都对他特别客气,周总长周总短。但两年后的今天,他却清楚地听到,就连服务生都趾高气昂地喊着他的名字,还有“周肿”的称呼。一次他感到不解,问为什么不喊他“周肿”,那个服务生大声跟他说,“就是打肿脸的‘肿’,懂了吗!”

周岗清楚地记得,刚入行时,人家都对他特别客气,周总长周总短。但两年后的今天,他却清楚地听到,就连服务生都趾高气昂地喊着他的名字,还有“周肿”的称呼。一次他感到不解,问为什么不喊他“周肿”,那个服务生大声跟他说,“就是打肿脸的‘肿’,懂了吗!”

周岗清楚地记得,刚入行时,人家都对他特别客气,周总长周总短。但两年后的今天,他却清楚地听到,就连服务生都趾高气昂地喊着他的名字,还有“周肿”的称呼。一次他感到不解,问为什么不喊他“周肿”,那个服务生大声跟他说,“就是打肿脸的‘肿’,懂了吗!”

周岗清楚地记得,刚入行时,人家都对他特别客气,周总长周总短。但两年后的今天,他却清楚地听到,就连服务生都趾高气昂地喊着他的名字,还有“周肿”的称呼。一次他感到不解,问为什么不喊他“周肿”,那个服务生大声跟他说,“就是打肿脸的‘肿’,懂了吗!”

周岗清楚地记得,刚入行时,人家都对他特别客气,周总长周总短。但两年后的今天,他却清楚地听到,就连服务生都趾高气昂地喊着他的名字,还有“周肿”的称呼。一次他感到不解,问为什么不喊他“周肿”,那个服务生大声跟他说,“就是打肿脸的‘肿’,懂了吗!”

周岗清楚地记得,刚入行时,人家都对他特别客气,周总长周总短。但两年后的今天,他却清楚地听到,就连服务生都趾高气昂地喊着他的名字,还有“周肿”的称呼。一次他感到不解,问为什么不喊他“周肿”,那个服务生大声跟他说,“就是打肿脸的‘肿’,懂了吗!”

周岗清楚地记得,刚入行时,人家都对他特别客气,周总长周总短。但两年后的今天,他却清楚地听到,就连服务生都趾高气昂地喊着他的名字,还有“周肿”的称呼。一次他感到不解,问为什么不喊他“周肿”,那个服务生大声跟他说,“就是打肿脸的‘肿’,懂了吗!”

周岗清楚地记得,刚入行时,人家都对他特别客气,周总长周总短。但两年后的今天,他却清楚地听到,就连服务生都趾高气昂地喊着他的名字,还有“周肿”的称呼。一次他感到不解,问为什么不喊他“周肿”,那个服务生大声跟他说,“就是打肿脸的‘肿’,懂了吗!”

#### 惊心案例

#### 赌徒上吊自杀 欠债就可不还

“赌博这东西,很容易上瘾!”据警方介绍,很多人都以为赌博不像吸毒,想进就进,想出就出,实际上,这种大场面的赌博的确很刺激,一旦玩上了瘾很大,而一旦“拿波”,那更是难以退出了。

据此次涉案的皖南赌客赵辉介绍,他们当地前几年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,一位30多岁的女赌徒,原本只是玩玩小麻将而已,后来被朋友带到了赌场,结果一发不可收拾,很快便输掉了几万元。为了扳回血本,这个女赌徒便开始“拿波”,一连借了二十多万,但根本无力回天,借来的赌资也很快被输光。被逼无奈,到处筹钱没有着落的地只好到赌场去做“菜篮子”,但面对“放波”人的催逼,“菜篮子”的工作也并不好干。

后来,那个女赌徒留下一封遗书后,在家里上吊自杀了。尽管遗书里丝毫没有提到筹借高利贷的事情,但很明显,其自杀肯定跟这个高利贷有关。但女赌徒的自杀,却让“放波”者损失极大,因为按照行里的规矩,一旦“拿波”的人死了,这个“波”便成为了“死波”,自动归零。

#### 2000万家产 不到两年输光

赌场,毒场,在办案民警的眼里,有着太多相似的地方,“因为吸毒,百万富翁一夜变成穷光蛋的事情比比皆是。但在赌场里,这样的故事也不罕见!”

周岗就是这其中的一员。苏南人周岗,是名建筑承包商,多年的打拼后,其身家已经涨到了近2000万,两栋别墅、市区豪宅三套,宝马、奔驰数辆。

这样的生活,对于一般人来说大多都是梦想。尽管这对于周岗来说,也是曾经的梦想,但毕竟今天已经实现了。但就在其享受这个美好生活的时候,一次偶然的机会,周岗走进了赌场。

周岗清楚地记得,刚入行时,人家都对他特别客气,周总长周总短。但两年后的今天,他却清楚地听到,就连服务生都趾高气昂地喊着他的名字,还有“周肿”的称呼。一次他感到不解,问为什么不喊他“周肿”,那个服务生大声跟他说,“就是打肿脸的‘肿’,懂了吗!”

周岗清楚地记得,刚入行时,人家都对他特别客气,周总长周总短。但两年后的今天,他却清楚地听到,就连服务生都趾高气昂地喊着他的名字,还有“周肿”的称呼。一次他感到不解,问为什么不喊他“周肿”,那个服务生大声跟他说,“就是打肿脸的‘肿’,懂了吗!”

周岗清楚地记得,刚入行时,人家都对他特别客气,周总长周总短。但两年后的今天,他却清楚地听到,就连服务生都趾高气昂地喊着他的名字,还有“周肿”的称呼。一次他感到不解,问为什么不喊他“周肿”,那个服务生大声跟他说,“就是打肿脸的‘肿’,懂了吗!”

周岗清楚地记得,刚入行时,人家都对他特别客气,周总长周总短。但两年后的今天,他却清楚地听到,就连服务生都趾高气昂地喊着他的名字,还有“周肿”的称呼。一次他感到不解,问为什么不喊他“周肿”,那个服务生大声跟他说,“就是打肿脸的‘肿’,懂了吗!”

周岗清楚地记得,刚入行时,人家都对他特别客气,周总长周总短。但两年后的今天,他却清楚地听到,就连服务生都趾高气昂地喊着他的名字,还有“周肿”的称呼。一次他感到不解,问为什么不喊他“周肿”,那个服务生大声跟他说,“就是打肿脸的‘肿’,懂了吗!”

周岗清楚地记得,刚入行时,人家都对他特别客气,周总长周总短。但两年后的今天,他却清楚地听到,就连服务生都趾高气昂地喊着他的名字,还有“周肿”的称呼。一次他感到不解,问为什么不喊他“周肿”,那个服务生大声跟他说,“就是打肿脸的‘肿’,懂了吗!”



24小时读者热线 96060 新闻报料 投诉求助 报纸订阅 广告咨询 便民服务 现代快报